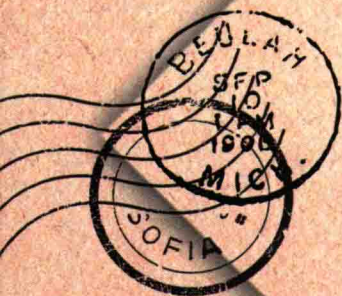




王 雨 著

飞越太平洋

F E I Y U E T A I P I N G Y A N G



在机场排队办票托运行李时,夏坤的后肩头被人拍了一下。他扭头看,拍他的是个20多岁的漂亮姑娘,她上身穿白色蝙蝠衫,下穿白色运动裤,足蹬白色旅游鞋。一头秀发不辮不束,如同一帘无拘无束的瀑布。一双忽闪清亮的大眼睛配在她那白净的脸上,如同两团清潭。他和她的目光相碰时,心里颤抖呐喊:“莹琪……”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王 雨 著

F E I Y U E T A I P I N G Y A N G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飞越
太平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越太平洋 / 王雨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9-10236-4

I. ①飞…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3793 号

飞越太平洋

FEIYUE TAIPINGYANG

王雨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罗玉平

责任校对: 杨 婧

版式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 000mm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57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0236-4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机场排队办票托运行李时，夏坤的后肩头被人拍了一下。他扭头看，拍他的人是个20多岁的漂亮姑娘，她上身穿白色蝙蝠衫，下穿白色运动裤，足蹬白色旅游鞋。一头秀发不辮不束，如同一帘无拘的瀑布。一双忽闪清亮的大眼睛配在她那白净的脸上，如同两团清潭。他眯了眯眼，当年穿戴一身洗得发白的军帽、军装、军用胶鞋的史莹琪活脱脱立在跟前，不禁心尖有种难以言状的楚痛又有一种莫名的快意。他和她的目光相碰时，心里颤抖、呐喊：“莹琪……”

“Hello, sir. Are you going to Japan or United States?”姑娘用英语问他去日本还是去美国。

“Go to United States.”夏坤告诉她他去美国。

“Are you going to New York?”

“要去纽约。”

她盯着他顽皮地说：“If you love him send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aven. If you hate him send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ll!”

夏坤明白她说的是：“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姑娘竟对一个陌生人讲这番俏皮话，可谓洒脱。也许这正是改革开放的环境造就的，他觉得有趣，不觉笑了。

“喂！”姑娘又伸手拍了他一掌，“快，先生，该你办票了！”

那姑娘发现夏坤的入关地是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她也是，于是对办票的先生说，一定要把他两人的座位安排在一起。夏坤当然很乐意与这么一位漂亮姑娘同行。不禁想，以后，要是邱启发说起，那家伙一定要大喊大叫，哈，夏坤，你小子有艳福！当年，他同宁秀娟结婚时，邱启发就这样说过，还在闹洞房时戏谑说：“看看，这么水灵个小姑娘，要遭你小子蹂躏，唉唉，伤天害理哟，啧啧……”可当宁秀娟离他而去时，邱启发这样说，“她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张脸蛋儿好看嘛，好看又咋了，好看的



脸蛋儿又不长粮食。”“可长钱。”他对邱启发说。“钱是啥，钱最坏，害尽天下之人。打的士看股市行情——走着瞧，她会有吃苦头的一天的。我们夏坤要模样有模样，要身高有身高，要学识，堆金埋银取之不尽，要感情，同贾宝玉也差之不离……”

邱启发是他最知心的朋友，处处向着他。那些日子，他苦恼极了，就把苦水都往老邱那儿吐。老邱说，你吐，吐个三江四水倒流，我全给你兜了，吐完，就彻底痛快。能彻底痛快吗？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他们是17年的夫妻。临出国前，他苦恼着宝贝女儿无人照料。邱启发和他老婆赵佳秋说，你就放心去吧，有我们哩！还是老朋友靠得住。

椭圆形的世界地图，标明北京至洛杉矶的航线，飞机追赶着地球的自转跨越太平洋。

空中小姐带着怡人的微笑送给夏坤一副耳机。每一位乘客的座椅扶手上都有耳机插孔和揿键式调音装置。12个任选频道不停地播送着雅致、激越、舒缓、亢昂的音乐和歌曲。寂寞的空中不寂寞。四个投影电视和两台闭路电视播放着体育新闻及影视录像片。有画面没有声音，声音在耳机里。乘客可自选音乐或欣赏电视，却不妨碍他人。夏坤翻阅一本精美的导航画册。看一阵，闭目听音乐。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的优美旋律伴随他越浪穿云，神游万仞。又换了黑人的打击乐。这鼓声叩击云空叩击心扉，就有了一种倦怠的振奋、莫名的向往，又有一种离开故土的思念。将12个频道通调一遍，失望竟没有《梁祝》。

世事难料。夏坤从未料到自己春风得意时，他那美丽温顺的妻子宁秀娟半年前竟与他离了婚，去了大洋彼岸。他亦未料到，自己的一篇医学论文被一个国际会议选中，邀请他去美国参会并作大会学术报告。得知他将去美国，美医学专家米教授特地作了安排，邀请他会后去他们医院免费进修半年。

世事难料。自己原本无意学医的，却意外地踏上了医学之路，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跋涉了二十多年，被推上了医院院长的岗位。正所谓，当家才知柴米贵。目前处在新旧体制转换的时刻，如何创建一种新机制，使医院更具活力，常常搅得他寝食难安。他这人就是这样，一件事，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得像模像样。

去年夏天，米教授来中国讲学，他特地打听了美国医院的管理情况。米教授笑笑，说：“一言难尽。不过夏教授有机会可以来考察考察。当然，

那边的办法不一定都适合您们，可以择其善者而从之。”现在，这机会不期而至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在召唤他。

振奋之余心里又有股隐痛，应该说宁秀娟的离去让这个家庭已不复存在，但他俩血缘的延续却又支撑着这个家庭未能彻底解体。他的女儿夏欣，快16岁了，学习成绩不错，下半年就读高中了。这孩子身材高挑，性格开朗。他不用操心她读不上重点高中和名牌大学。可是，好端端的一个家庭突然就拆散了，有许多疑团压在女儿心底，而他却无法对她解释清楚。夏欣法律上属于他这个终日忙碌的爸爸，她还未成年，法律叫她跟他就跟他，而她的心却只给他一半，另一半给妈妈。听了这话，夏坤感到战栗，女儿是在倾吐她的痛楚。前妻嫁了那个美籍华人老板，也许，她是现实的。那个比自己小两岁的老板有钱，收入比他不知多了多少倍。

可钱能买走人的感情么？

俗话说：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神是什么，鬼是什么，都是活人的情感意念的托付。这么说情感也是可以用钱买走的了。可那爱情比生命还可贵的话又如何解释呢？老同学史莹琪说过“有缘而无分”。可缘分又是什么？是孔夫子说的天命、外国人指的上帝？天命又是什么，上帝又是何物？想着，他又开始思考那个他始终困惑不解的问题：人何来？地球何来？宇宙何来？宇宙外面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再外面呢？是无穷？无穷的无穷呢？……

想不清，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终还是想不清。那就不要想，闭上眼睛养养神。

肩头被拍了一下。

“喂，院长，你怎么一上飞机就睡觉？”那姑娘的声音悦耳。

夏坤睁开眼来，不解地盯她：“你怎么知道我是院长？”

姑娘笑道：“我会看相，我看你像个院长，还兼内科主任，叫夏坤，对不？”

夏坤更奇了：“姑娘，你来我们医院看过病吧？”

“Yes. 我还来挂过你的专科门诊号呢。”

“小鬼，真的？”当过兵的夏坤说。

姑娘抿嘴笑，递过张名片。夏坤接过看，竟是自己的中英文名片。

“你刚才打盹时，我从你上衣兜内取的，你不会见怪吧。”姑娘收住笑，抱歉地说。



夏坤心里火了一股，现在这些女孩也过于开放了，怎么随便掏人家衣兜。又火不起来，在这么一位开朗、漂亮的姑娘面前，十分火气也会灭去七分。也警惕，可别遇了骗子，现在漂亮的女骗子也不少。钱摸了怎么能在美国待，精制的英文幻灯片丢了怎么去登国际会议讲坛。

“对不起，夏院长。你别生气，我一个人第一次出国，很想有个伴。但是，你知道的，现今的社会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

姑娘怯怯地，没有了刚才那纯真的笑。夏坤心想，你可以找我要张名片呀，又一想，也许她是真的不放心。现在有些骗子，身上可以掏出几十种不同头衔的名片。笑着说：“没什么，这名片送给你。”递过名片。

姑娘接过名片，好高兴：“我真有幸，碰上位年轻的大院长！”

“我可不年轻了，快45岁了。”

“正年轻呀，男人的黄金年龄！再说，你看上去也不过三十六七岁。”姑娘笑道，“你怎么不问我的名字，你不怕碰上女骗子？”

“要真是骗子，问了也白搭。”

“嘻嘻，我没有名片，叫甘泉，甘苦与共的甘，泉水叮咚的泉。”

“啊，甘泉。你的英语不错。”

“一般般，我是华西医科大学毕业的。呃，你是哪个医大毕业的？”

“我嘛，早先是军医学校毕业，后来又读了军医大学。不错呀，我们是同行。你一个人去美国？”

“嗯哼。”甘泉学着外国电影里的腔调，“我到我爸爸那里去。你呢？”

“去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

“要作报告？”

“嗯。”

“真不简单！”

甘泉盯他，目露欣羡。夏坤觉得这目光灼人，反倒不自然地收回目光。甘泉依旧盯他：

“年轻的大院长，你好帅！”

夏坤听得心里快慰。这个甘泉，比夏欣大不了多少，我该是她的父辈呢，她却好像把我看成了同辈人，现在的女孩是开放。嗨，她还真像年轻时的莹琪。那是春天还是秋天，他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一个晚上，邱启发神秘秘地对他说：“夏坤，你小子有艳福。”“去你的。”“有人说你好帅。”“谁？”“史莹琪。”“你怎么知道？”“在澡堂听见的。”“好呀！你敢偷听……”“小声点！我又不是故意的，是那边女浴室的说话声钻进了我的耳



夏坤微笑着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是院长？”

朵。”“什么话？”“‘呃，赵佳秋，男学员组那个夏坤长得好帅气！’‘对，他帅得像块磁铁，史莹琪，是不是他把你吸引住了？嘻嘻……’”

想着，夏坤笑了笑，又闭目听音乐，身边有团青春异性的暖火烘烤。一时间，他觉得人生的一切烦恼都被烘烤干净了。在这浩渺的太平洋上空，在这没有一丝云花的天际，仿佛只有他和身边的这位姑娘。他很想把自己的肘臂伸过去些，接触到她那柔软的躯体，甚至想用手臂去搂抱她的柔肩。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对身边的这位姑娘有如此强烈的感情冲动。要说医院里漂亮的姑娘不少，在他离婚后，还有写求爱信给他的，可他都没有这种感觉。想着，自嘲地笑笑，把手臂收拢回来。萍水相逢，偶然路遇，人家对你一点友好就瞎想，她是晚辈。

他这样想时，心底涌起一股浓重的热流。那久埋心底的常年压抑的感情的波涛翻起大波，又想到了史莹琪。

那个时候，他和史莹琪比女儿夏欣还小，史莹琪大他一个月。当年，他们是军医学校的同班同学。在班上，史莹琪这个小商人的后代是以性格好强出名的，唯一对夏坤柔顺体贴。部队发的白线袜子的袜底，女学员摊派任务，先用针线上好了再发给男学员，她总是抢了他的那一双，针细线密缝进了她心底的秘密。夏坤的母亲来学校探视儿子，又总是史莹琪让出自己的铺位，亲自打水送饭照顾得如同自己的母亲一般。以至老人对夏坤说，我要有这么个能干体己的儿媳妇就好。吓得夏坤连忙止住母亲别乱说。那时候，夏坤是班上的“标兵学员”，很是循规蹈矩，即便他感受到了春风的吹拂，也不会随便解开军装的风纪扣。那段美好的时光在他们中间播下了微妙的种子。毕业分配一公布，男学员们都不解，怎么女学员几乎全部都分进了西藏，而男学员却全都留在了内地？夏坤有种受了屈辱的感觉，去找队长、指导员，坚决要求进藏，说，难道我们男学员还不如女的！得到的回答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军队的行动雷厉风行，命令一宣布，次日便各奔东西。

临别那天傍晚。她来找他，在他的营房门外探了下脸就消失了。他去了那池塘边，她果然在那里。

暮晖在池塘里溅起金光，垂柳摇动枝条悄声细语。她没有戴军帽，倚在垂柳边，两手绞动胸前的长发辫。他走过去，看池塘，有小鱼在水里游动。她闪动如火的大眼：“夏坤……”声音异样，带着如火的炽热。他抬眼盯他：“有事儿？”她捂嘴笑，从挎在肩上的军用挂包内取出一件咖啡色毛衣：“给你！”“干啥？”“不干啥，给你，拿着。毛线是你妈买的，你妈托我



给你打的。”他接过毛衣。她又递过一张她的半身照片，没戴军帽，发白的军装衬着她那青春的笑脸，一双大眼看着他。他翻过照片，看见她那流利的钢笔字：赠给我亲爱的夏坤。莹琪。他的脸唰地红得火烫。“给我！”她摊着白洁的手。“什么？”他呆望她。“也给我一张你的照片。”“好。”他从上军衣兜内掏出张相片递给她。那是他刚进校时，戴了大盖帽扎了武装带去相馆照的半身照。她看着笑：“你也写几个字……”邱启发几个男学员从远处走来。他朝她局促地笑，转身跑开。

后来，他才明白，母亲没有为他买过毛线，也没有托她为他织毛衣。只是对她说过夏坤的身体不好，要给他寄件毛衣他死活不许，说是部队发什么就穿什么，不能搞特殊。

史莹琪进西藏后，夏坤分配到了川东的部队医院。两年多后的一天，他收到她的又一封来信。这封信，他看完就撕了，烧了，但那信中的话，却至今还记得。“亲爱的坤弟：你好，我这会儿是在烛光下，在窗外透进来西藏高原粗冷的山风里给你写的这封信。亲爱的坤弟！你不会责怪我这样称呼你吧，其实我早已在心里千声万遍这样称呼你了。你的聪明帅气，你的正直为人，还有你那喜好绘画喜好乐器和写作的天赋，都早已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我远在天涯，心却在你身边。天转凉了，那件毛衣穿上了吧？坤弟，多给我来信，琪姐担心牵挂着你……你的永远关心你的琪姐。”

天底下竟有他这样傻气的男人，也许，他太年轻太懵懂了，这封情真如火的姑娘初恋的求爱信竟然被他付之一炬。他钻进了牛角尖，这样想，好吧，你只不过把我当成你的一个亲爱的永远的弟弟看待，哼，弟弟，去他的，去他的！他给她回了封信，至今想起来都可悲可笑可恨可叹，说了些他自己也搞不清的胡话，说什么从此一刀两断，再不往来云云。他把这封扼杀了自己最珍贵的初恋的信扔进邮筒之后，竟然有一股英雄豪气，哼，弟弟，去他的！他大义凛然地离开了邮筒，永远离开了那令他至今都捶胸不已而又无可挽回的初恋。

三个月后，邱启发告诉他，史莹琪结婚了，嫁给了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军医。他知道，进藏女军人尤受欢迎，那些等得发急的男军官们进去一个便瞄上一个，符合婚姻法的年龄就可以结婚。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为什么会嫁一个成分差的人。邱启发还对他说，史莹琪给调到内地来了的赵佳秋说，她是一心一意爱你夏坤的，可是你小子看不上人家，写了那封绝情信。他不相信邱启发的话，不久，他信了。邱启发把赵佳秋的来信给

他看了。他才知道，邱、赵二人早已订了终身。他明白了这一切后，回到宿舍呆睡。

夏坤恍惚睁开眼，发现身边的甘泉扑在他的膝头上呼呼入睡。她那一头黑发搭在他的腹前，一张动人的脸侧向着他。秀鼻翕合扑出温馨的气息，肩头、胸脯、腰部起伏。他心里涌动起一股莫名的慰藉，一股悠远的怀念。他感到双腿有些发麻，想动一动，却没有。他不想打搅她，他害怕她会惊醒过来而立起身子。他弄不清此时此刻自己对身前这位姑娘是一种父辈的感情、同路人的感情，还是一种其他什么感情。总之，他很喜欢这位甘泉姑娘。

他终于还是拍醒了她，甘泉睡眼惺忪抬起头来。

“要转机了。”他对她说。

联航老板精于计算，直航洛杉矶的飞机要在日本东京机场转机，转乘新加坡飞往洛杉矶的联航班机。转机时间只有40来分钟。下机后，日本国的边检人员又得挨个儿做安检。排了老长的队，已到目的地的、转乘他国飞机的都混在一起。心急如火又不敢越雷池一步。广播里传出去洛杉矶的飞机即将起飞。甘泉去找到一位严肃的边检人员，比画着说明情况的十万火急，拿机票给边检人员看手指夏坤。边检人员矜持片刻，终于让他和甘泉先行。签票、登机。刚坐定，飞机就直插天海，紧张得二人汗湿背脊。飞机再入蓝天之后，夏坤的心才平静下来，标准化的服务使人有一种并未换机的适应感。

“甘泉，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就误机了。”夏坤说。

甘泉盯他笑：“你大院长守规矩，再急也一步步挨秩序走。可你守道德的规矩，时间却对你不客气。那么，你就只有陪我在日本国的东京机场等待一夜了。嘻嘻。”

夏坤听着，也笑，戴上耳机听音乐。音乐的中断时刻，传来空中小姐和悦的通知飞行高度、气温的播音。同前一架从北京起飞的飞机一样。总是先讲英语后讲日语。夏坤心里有种愤感。这两架飞机里都有不少亚裔人，打折扣算讲华语的中国人不会少于三分之一，为什么不用中文介绍？这是服务的最大不周。

“夏院长，你在想啥？”甘泉问。

“我在听音乐。”夏坤取下耳机。

“不，你在想一件事情。这一路你都在想一件事情。”

“真的，你怎么知道？”

“察言观色。”

“是的，是在想事情。”

“想什么？”

“没想什么，我想，我们中国会更强大。”

“说假话。你们这种人呀，就是这点不好，明明想的是别的却偏要说些冠冕堂皇的话。”

夏坤看甘泉，这小女子说话好直率，不觉笑了。是的，自己这一路上都在想一件事情。要说自己这个脑袋瓜，这几十年来储存了好多事情。为什么就想起这一件来，史莹琪……事出有因，都是身边这个甘泉姑娘触发起来的。

“甘泉，你说得对，我是在想一件事情，一件往事，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人的一生，有好多的往事，不少的都被岁月的流水冲淡冲走了。可是，有的事情，是永远也冲不淡冲不走的。”

“想的什么？想你的妻子还是想你的情人？”甘泉问得很自然。

夏坤听着，一阵不自然。什么情人？现在的年轻人呀。可又觉得，甘泉也没问错，自己心里就没有情人？这个世界上好多男男女女，谁人心里就没有个小秘密。可他还是这样说：

“我没有想这些。”

“没有想这些，那反证法就说明你心里是有这些的，对不？”甘泉步步逼问。

夏坤只好以笑作答。

“你不回答，算默认。你也许确实没有想这些，或许你确实是在想国家想医院的大小事情。我理解，一个医院的院长，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事情又多又麻烦……”

甘泉这么一说，夏坤那满脑子的大小事情就如同开了锅的水。新病房楼的筹建、调资、奖金发放、职工宿舍、医疗纠纷、超负荷的医疗和教学任务、研究生论文、院领导间的团结、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和医院周围左邻右舍单位的往来、自己的科研项目、自己的正高职称……不想还好，一想则乱。

“唉——”他一叹。

“你这声叹好沉重。这次到了美国。就不要回去了。那儿不会有这些麻烦事情。”甘泉说。

“那儿也不是世外桃源。”

夏坤这样说时，心里突然窜出一件事情——拆建老病房楼。目前，院里资金有限，上级也拨不下款来。而那老病房楼是一级危房。好多年了，早晚会发生事情。医院领导做过研究，也向上级汇报过。想吸引外资来修建一所合资医院，账目、人员全部与现在的医院脱钩出来。国内这样的医院在上海有了，效益很不错。可夏坤他们找了不少投资者，都是说兴味极浓，却均未谈成。医院一班人都希望他这次出国能找到一位明智的投资者。古今以来，修路造桥办医院，都是善事，也许会有个有钱的大老板热衷于此事。

这医院一建起来就阔了。下三层要修停车场，现在市区停车太难了，效益一定可观。平街一层建成高档装修的门诊大厅和急诊科，安装自动上下扶梯，全部实行计算机收费，配以导医护士和触摸式电脑咨询服务。安装霓虹灯，投以彩色射灯。上几层修高档病房。再上面，修美容中心、健身房、药膳馆和招待用房。啊，也许还可修几套套房。现在来的外商多，个体户富户多，也还有住得起的领导层。治病兼疗养。医院是大医院，虽说在江北，但影响力大，且江北是开发片区。现在三峡工程上马，来往的人多，不论讲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会可观。

然而，要办成这事儿也难，好多的困难和障碍。有人事、上下、左右间的，有传统观念的。传统观念，这力量可不少。就算现在有人来投资建这医院，也会留下个“卖院贼”的骂名。这看法不仅老医务人员中有，年轻医务人员中也有。他们的意见不能说不对。就有人听见这风声后向上级写信的。言辞之恳切，反对态度之坚决，不明来由者看信后真会怒发冲冠，甚至热泪盈眶的。就有小青年医务人员反映说，我们不要什么豪华医院，我们不要什么优厚待遇，我们只要守住这块黄金宝地。是呢，世界终将是他们的，他们是在为医院的将来大声疾呼。

唉——

夏坤想着，心里又一叹。

可是，这事儿不办行么？整个重庆市也同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一样，日日变，魔术般变出好多林立的高楼来。其中，不少是外资或合资修建的，难道都是“卖城贼”、“卖地贼”么？这个城市的那些窄街小道破屋陋巷，要不是这种办法拆建，也许再等一百年还是那个样儿。现在呢，楼一建起来，没有人不说好的，还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就连那市中心的破屋密布、人口稠密的老街小巷现今也在拆迁动工建大楼了。



看着这个形势，不尽快拆建老病房楼不行了。周围已在计划修建高楼，一旦这些高楼立起来，你就算有了成万上亿元钱要拆建老病房楼也不行了，规划部门不会准许拆了。那就只有等待，等待什么？等待自行倒塌或是原地原层翻修。可这楼全是木质结构，白蚁快吃光了，怎么翻修。翻修的钱不如重建了。钱，重要的还在这里。有了钱，啥都好办。医院要是现在就有钱，找什么外资呢，自己修了自己用，自己赚钱不好？

可是，哪儿来钱？这几年，修那一幢综合病房大楼泡进去上千万元，修新老职工宿舍又投进去数百万元，评三级甲等医院，购CT、监护仪、彩超、内窥镜等高中档设备又用去两千多万元。这当中还有多半是赖账或分期付款的。药账也还欠了几百万元。有人说，可以职工集资拆建老病房楼。这又谈何容易。前两年职工集资的款额本息都还未还完，再则，这可是数千万元的大数字，如何集资得起？还有，现在政策又不允许事业单位搞集资了。罢了罢了，这“卖院贼”的罪名就由自己和院领导班子来担了。今后这幢楼如果修起来，这合资医院如果办起来，就把自己的名字刻到墙基上去，就让医院里的后人们来指名字骂吧。那时候，自己也不在这个世上，随他们了。也许，也会有人说，当年那个夏坤院长和他们一班人做得对，那当然好。可是，也听不见了。对，前怕狼后怕虎，什么事儿也做不成。

离院前，他同书记议了，同一班子领导议了，都说，找到投资者就干，豁出去了。对，豁出去了。想着，夏坤激动，又想到那最关键最喜人最愁人最恼人最诱人的“钱”来。

“夏院长，你在接续你的思想，还在想那件事情？”

“对，我在想那件事情。”

“到底什么事情，保密？”

“不保密，我在想钱。”

“想钱，嘻嘻，你大院长大教授缺钱？这次调资可肥了你们这些人。”

夏坤就对甘泉说了医院想建新病房楼办新型医院的事情。甘泉拍手称好，说他思想解放。夏坤心想，自己为什么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年轻姑娘讲这些事情，也许，自己的潜意识中想过她爸爸在美国，也许就是个有钱的阔佬。

夏坤这样想的时候，空中小姐送来晚餐。每人一份盒饭，有任意挑选的饮料、水酒。夏坤对空姐点头笑，心里极不舒服。奶酪、甜食、生菜都不对他这个嗜麻辣小面红汤火锅为最佳美食的重庆人的口味。口感的不适与腹中的饥饿搏斗，生菜竟成了此时的美肴，嚼得一干二净，眼角的余光

还馋涎着甘泉盘中剩下的生菜。甘泉瞅他一眼，将生菜全给了他。他不客气，一扫而光。甘泉盯他笑。他要了饮料。空中小姐盛情地铲入近半杯碎冰块，夏坤喝了几口，本来就凉的腹内几乎冻结。就馋涎起家中顿顿都有的热汤菜来，又眼羡着那些老外们的虎吃豪饮。

饭毕，甘泉仰头睡了，头歪斜到他肩头上。他任她靠着，心里舒坦，侧目望机窗外。

分不清是天是海，飞机在云海浪尖迤邐而行。相对论，离地时的箭速般快感与太平洋上空的蜗牛般运动形成巨大反差。夏坤翻开世界地图看，真可谓行毫厘。唯屏幕上的橄榄球冲撞和耳机内的强节奏乐曲使人震颤。太阳推走浩繁星空。人与大自然搏击，飞机追赢了地球的自转。到达洛杉矶机场仍然是白昼，时间依然是出发日的当天。

二

“夏院长，夏老师！”有人喊他。

跟着，一股熟悉、温馨的气息扑来。章晓春来到他跟前，伸手接过了他的手提箱。

“老师，你来了，我好高兴！”章晓春领了他往机场外走。机场好大，他一个人真不知道该怎么走，他此时觉得章晓春再好不过了。

“小章，你一个人来的？”他问。

“嗯哼。”她朝他粲然笑，“老师，你真好！会给我发传真！”

“来，这箱子太沉了，我自己来。”他去接箱子。

章晓春不让他接：“学生为老师扛箱，压死也值！”

“小章，别走了，我们打的吧。”

章晓春盯他笑，继续走，领他到停车场。这种停车场，他在港台打斗片里见过，偌大的停车场里，没有几个人，全是汽车。章晓春走到一辆轿车前，开了后车厢门，把他的箱子放进去，打开副驾驶座车门，他进去坐下，系上安全带。章晓春坐进驾驶室，启动了车。

出机场时有些乱，有十多个验关出口。夏坤是叫住甘泉一起出关的，



可是，因公和因私来美国不从一个出口走，甘泉只向他匆匆挥了一下手，便提包扛箱向那边的验关出口跑去了。待他走出机场，四处寻找甘泉时，哪里还找得到，这机场太大了。

车开出车场后，夏坤举目四望，希望见到甘泉的身影，可他失望了。后悔竟没有问问她在美国落脚的地址。又一想，平白无故打听人家一个年轻姑娘的地址干啥。可他还是觉得甘泉跟其他姑娘不一样。

初到洛杉矶，夏坤新奇振奋，只是出关时留下些许不快。那位墨西哥籍海关官员苛刻得不近人情。夏坤的学术会议 24 号结束，他签了 25 号离美。连旁边的一位美国女海关人员也说了情，依然未改。又遇一位含笑的大个子美国先生检查行李，一件件整齐的用物查了个天翻地覆，一声“OK”放行。

轿车驶上高速公路，夏坤暗叹，原以为刚完工不久的重庆市区通往江北机场的国道算得上国际一流，而与这有着来回 12 条车道的高速公路相比，深感其差距。举目看，时速不低于每小时 80 公里的一辆辆汽车内，几乎都只有驾车者一人。章晓春打方向盘，将车开到快车道上。

“夏老师，美国的车辆太多，鼓励两人以上乘车。因为我们是两人，才可驶入快车道。”章晓春扭脸盯他，脑后的发辫儿一飘。

夏坤听着，笑道：“小章，可不要开太快。”

“这是快车道上的起码速度。”章晓春眼盯前方说。

章晓春，这位 31 岁的姑娘，是夏坤带的第一个研究生。他指导她做的课题是 3D-TCD 技术检测脑血管病变的研究。3D-TCD 是英文 Three-dimensional Trans Cranial Doppler 的缩写，中文译文为“三维经颅多普勒”。可获得脑动脉的多普勒频谱信号，检测脑动脉血流，分析脑动脉有否痉挛、狭窄、闭锁等病变。夏坤经常去市科技情报中心查阅文献，看到其有关报道后，即以其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敏锐嗅觉和决心，以院长的权威身份尽早地引进了这一新仪器。他不仅要求章晓春进行仪器使用的临床研究，还与学校基础部解剖教研室合作，对 60 多个防腐固定处理的成人尸体头颅的血管解剖进行对照研究，以提高 3D-TCD 技术检测的准确性。这课题有研究、应用价值，可深入做下去。

事情出现了变故。章晓春这个他亲自考核、挑选的得意门生开门弟子，答辩通过拿到硕士学位后，在分配前夕，突然变了脸。无论如何要到南边一个大医院去工作。他开始还以为她是在说笑。后来发现不像。又想，是不是这位有几分姿色的女孩在那家南方的大医院里有了对象。如是这样，